



聽
風
的
日
子

文怡 著

自序

和寫作糾纏半生，仿如交割不清的愛情。

記不清是甚麼時候開始，祇知道，每一

場戀愛都鬧得轟轟烈烈，全情投入，歡愉時精神煥發，痛心時萎靡頹喪，直至心力交瘁。

重新整理舊稿件，驚覺自己走過的青澀歲月，原來，不知不覺間，臉容和心靈已滿佈歷史遺留下的痕跡。

捫心自問，這本小說集在文字造詣和故事架構上仍見幼嫩，唯獨可喜是感情尚見真率。

唯願日後的作品，摯情不變，猶如對寫作的鍾愛，今生無悔。

最後，謹此感謝下列多位長輩對我的啟蒙，讓我踏上寫作的康莊大道，從不同的角度去體味人生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

寶血女子中學麥樣合老師、《年青人周報》唐耀祺先生、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黃景進老師、李豐楙老師、顏天佑老師、優劇場劉靜敏老師、電影編劇吳念真先生、余非小姐、電影導演張之亮先生、藝人張國榮先生……等。
（排名不分先後）

目

錄

聽風

的日子

089	085	073	061	041	035	017	007	002
失落的童年	七十一傳說	再遇	寧靜湖	愛的距離	列車上	思念的紙鶴	走在生命盡頭時	自序
187	177	161	151	141	131	127	111	101
聽風的日子	簡單的幸福	白玫瑰	一夜沉淪	後現代世紀末戀愛故事	情慾色香味	肉醬意粉	癡心	錯愛·愛錯

愛的距離



晨光已露，室外，藍天白雲。

室內，床頭櫃上，鬧鐘響起，金屬棒使勁地左右揮動，敲響兩旁的鐵鈴，鐘聲喧天。

趙天寧皺皺眉，不耐煩地翻轉身，抽起枕頭，將頭埋在枕頭下，摀住耳朵，繼續眷戀夢鄉。

身旁的太太童詠珊緩緩睜開惺忪的雙眼，側頭瞄丈夫一眼，輕輕莞爾。她褪下暖烘烘的棉被，端直身子，坐起來。

四周的空氣冷颼颼，詠珊深深吸一口氣，快速地彎腰伸手，按停丈夫身旁冰冷的鬧鐘，然後又竄入被窩。她爬到丈夫身上，壓著他，故意將冰了的手貼到他臉上。

天寧短暫的醒了過來。

詠珊馬上趁機，在他耳邊說：「快起來，我們答應了帶孩子出去玩！」

「嗯！」天寧根本沒聽進去，祇是下意識發聲，敷衍了事。

「我去叫孩子起床，你不要貪睡！」

天寧閤著眼點頭。

詠珊揭開棉被，寒氣襲來，她抖一抖身軀，取過床邊的外套，披在肩上，拉開房門。

睡房內，至健戰戰兢兢，瑟縮在被窩內。走廊傳來的腳步聲，每一步都跟他的心跳一樣，沉重。

為著今天出外遊玩，至健昨夜睡得特別早，而且很快入夢。睡得正甜之際，矇矓矓間，至健開始感到身體微微發燙，渾身不自在。這種感覺對他並不陌生，從小，他便體弱多病，不是感冒就是發燒。一個月裡，總有三五七天臥病在床，醫院也進過幾次。他去診所和醫院的次數，比公園、百貨公司、超市市場還多。生病對至健來說，絕不陌生，但他仍然很害怕生病，不是因為生病所帶來的痛楚，而是因為哥哥至聰。

至健和至聰是一對孿生兒，兩人有著互相牽動的感覺。至健患上腸胃炎，至聰會食慾頓失；至健發高燒，至聰會覺得胸口發悶發熱，拼命喝水；至健嘔吐，至聰會胃氣充斥。連累至聰受折磨，至健覺得虧欠兄長良多。



躲在棉被之下，至健害怕，一家四口難得相聚的出遊機會，又一次因他身體不適而告吹。他合十雙手，向蒼天祈求，千萬不要生病，千萬不要。他豎起耳朵，監聽外面的動靜。

突然，至健聽到母親說：「你怎麼這麼燙？糟了，發燒！」

至健摸不著頭腦，發燒？母親太厲害了吧！隔著棉被也知道我發燒？他揭開棉被，卻發現母親在至聰旁邊。

至聰的呼吸很沉重，兩頰通紅。

至健剎那間恍然大悟，原來，這次病倒的，是哥哥。自己的不舒服，不過是來自兄長的心理感應。

「媽咪！」至健坐起來。

詠珊轉過頭來，望望小兒子，問：「你沒事吧！」

至健搖搖頭。「哥哥發燒嗎？」

「嗯！」

「我去拿冰墊！」說罷，至健爬下床，穿上外套，衝出睡房去。

帶點迷糊的至聰乏力地睜開雙眼，問：「媽，至健又生病了，是不是？」

詠珊輕撫大兒子的額頭。「不是至健，是你生病了！」

「我生病？我從來不生病的！」至聰皺起眉頭，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和語氣。

「傻孩子，每個人都會生病的！」詠珊微笑。

至聰卻堅決。「不，我不會生病的！」

此時，至健拿著冰墊回來。

「媽咪！」至健遞上冰墊。

至聰側過頭，望著站得端正有力的弟弟，瞳孔放得大大的，臉上露出詫異的表

情。他伸出手，用食指指著弟弟。「你……」

詠珊將冰墊放在至聰額上，順勢一手捉住至聰的手，塞回被窩內。

「你先睡一回，媽咪去煮稀飯給你吃！」詠珊哄大兒子。

一陣涼意自額頭滲下來，至聰祇覺渾身舒泰得多，不自覺擱下所有疑問，闔上

雙眼，休息。



詠珊牽著至健的小手，靜悄悄退出睡房，緊緊關上房門。

走了幾步，至健忽然停下腳步。詠珊低頭，看到小兒子嘟起嘴巴，像隻鴨子。

她連忙蹲下來，問道：「怎麼了？」

「媽咪，對不起！」至健的嘴巴仍然像鴨嘴巴。

「你做錯甚麼事了？」母親奇怪。

「因為今天要出去玩，我很擔心我又生病，所以，昨晚祈禱的時候，我叫天父保

佑我今天不要生病。」

詠珊摸摸小兒子的頭。「你很乖呀！晚上還會祈禱。」

「可是，我忘記了叫天父也保佑哥哥。」至健垂下頭。「都是我不好，害哥哥生

病了。」

「傻孩子，哥哥生病不關你事。別胡說八道。」詠珊握著一雙小手。「每個人都

會生病的。」

「真的？」至健揚起雙眉。「真的不關我事？」

「嗯！」

至健聽到母親肯定的答案，如釋重負，綻放出笑容。

詠珊彷彿看到一個問號在小兒子的頭頂化成霧氣，一下子四散了。

「至健乖，你幫我叫醒爹地，告訴他，哥哥生病了！」

「知道！」至健拔足跑向父母親的主人房。

詠珊走進廚房，從廚櫃中取出鍋子，倒進開水，放到煮食爐上，煮沸。她一邊在水龍頭下洗濯白米，一邊沉思。

至聰和至健兩兄弟，出生時間相差不到半小時，體質卻是天壤之別。至健出生的時候，體重才兩公斤。在氧氣箱住了一個多星期，醫生才批准他出院。

詠珊也明白至健的先天不足，對他的健康特別注意。不過，先天條件有限，不管詠珊如何悉心照料，至健仍舊是診所和醫院的常客。幸好至健很聽話，藥水多苦多難入口，他也會笑臉相迎，骨碌骨碌，一飲而盡。還會依時依候，自動出現，不必大人操心。

詠珊最慶幸產下一雙寶貝兒子，至健體貼孝順，至聰慧黠聰穎。至聰體格強壯，

百毒不侵，即使感冒高峰期，也未嘗染過病。平日，連噴嚏也鮮有。至聰的課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他對學業的自律性，跟至健對食藥一樣，每天下課回家，不需別人提醒，至聰便會自動自覺，端坐在書桌前，溫習功課。

趙氏家族上上下下對這對小兄弟滿意得不得了，老一輩的視他倆如珠如寶。趙天寧和童詠珊沒想到居然夫婦憑子貴，在趙氏家族的地位提升了不少。

唯一令詠珊擔憂的，是至聰倔強好勝的個性，凡事都要爭第一，不認輸。剛才，他正徹底表現了不肯面對現實的一面。不知道為甚麼，有一股不安的感覺從小腹湧上喉頭，女性的直覺告訴詠珊，這是不祥的先兆。

此時，傳來天寧焦急的叫喊聲。「詠珊！」

嚇得詠珊失魂落魄，連手中的筲箕也一滑，撒得滿盤白米粒。也顧不得三七二十一，關上了爐火，一個箭步，衝出廚房。

「甚麼事呀？」詠珊邊走邊喊。

隔著房門，她看到至健站在至聰床邊，而丈夫則坐在床上，從後緊抱著至聰，一手捏著他的鼻子，一手托起他的下巴，讓他的頭微微仰起。鮮紅的血沿著天寧的

手指徐徐滑下，穿過指縫，自前臂流向手肘。

詠珊雖曾任職護士，也不曾見過如此洶湧的鼻血，一下子嚇呆了。直到丈夫叫她，才猛然回過神來。

「快拿毛巾來！」天寧禁不住呼喝。

慌慌亂亂，詠珊從浴室捏一把濕毛巾出來。兩夫妻七手八腳，好不容易幫大兒子止了鼻血。

天寧仔細檢查兒子的鼻孔。「好了，沒事了！」

詠珊如釋重負，噓一口氣，跌坐在地上。

「你這個護士糟透了！」天寧跟妻子開玩笑。

「嫁了你之後，武功盡廢了！」詠珊扶著床邊，借力站起來。

她摸一摸至聰的衣服，濕了一大片；再摸摸額頭，還有一點燒。

詠珊始終不放心，提議說：「帶至聰去看醫生吧！」

天寧同意，點點頭。

「至健，你幫哥哥拿衣服來，然後自己換衣服。」詠珊吩咐小兒子。

「媽咪，我自己換衣服！」全身發軟的至聰不改好強本色，勉強撐起身子。

詠珊最了解兒子個性，不想在這節骨兒跟他作對，於是順他意，說：「好呀！」

媽咪和爹地幫你脫衣服，你自己換！」

她幫他解開睡衣的鈕扣，脫下睡衣，再褪去小背心內衣，用睡衣擦拭他的背部，擦了幾下，她停住了，視線落在四散於背部的瘀斑上。

太疏忽了！她責備自己。

天寧察覺到妻子突變的神色，輕聲問：「怎麼了？」

詠珊沒有回答，祇給了他一個眼神。

兩夫妻默契不淺，天寧已接收到訊息，知道事關重大。

「快去換衣服！」詠珊推他。

他跌跌撞撞走回主人房。

至聰和至健見父親冒冒失失，露出天真無邪的笑容。

望著可愛的兒子，童詠珊真的渴望自己判斷錯誤。可惜，事與願違，她的武功

並未盡廢，她推斷正確。

醫生替至聰抽取血液樣本，檢驗過後，發現血液細胞有異樣，馬上寫了一封轉介信給趙氏夫婦，著令他們盡快送至聰入院。

信件不過是薄薄的一張紙和一個信封，拿在手上，卻沉重若千斤。

趙天寧的手不住地顫抖，童詠珊的心頭，被壓得透不過氣來。二人垂頭喪氣，如戰敗的公雞，佇足在家門外，踟躕不前，舉步維艱。

死寂的空氣載滿沉默，靜止的空間中，呼吸聲都顯得份外響徹，迷糊中，又彷彿夾雜著心底的嗚咽。

最後，詠珊鼓起勇氣，劃破沉寂。「由我跟他說吧！」

「嗯！」天寧低下頭，伸手拉起妻子的手，將她的手指握在掌心當中。

濃濃的暖意自厚厚的手掌滲來，似是注入一股強大動力。

詠珊走前一步，把頭靠在丈夫寬闊的肩膀上，閉上眼，丈夫節奏平穩的心跳聲，可讓她的心緒平伏下來。

這幾天，至聰隱約感受到體內發生著微妙的變化。他很容易覺得疲倦，洗澡時，

又發現身體及四肢上浮現愈來愈多的瘀斑，有時候，還覺得自己很燙。

至聰是聰明的小孩，從身體上察覺到的端倪，早有了定案，深知不妙；但是，當雙親煞有介事，走到床邊，告訴他，需要入院作詳細檢查的時候，他仍然無法接受，有如晴天霹靂，傷心欲絕。

對於命運這個突如其來的偷襲，至聰感到怒不可遏，同時又憂心忡忡：腦裡一片昏亂，在交戰，不知如何面對。剎那間，如發狂似的，他將床上的枕頭、棉被，擲向四周；他哀慟嚎哭的聲音，比在屠場等待宰殺的豬隻淒涼。

詠珊掛著滿臉淚水，撲向兒子，將他摟抱在懷中。

至健站在房中一角，好想說一句話安慰兄長，卻找不到適當的話，祇好低下頭，望著拖鞋，默不作聲。此刻，胸口揪痛，他知道，哥哥心裡正在難過。

至健充滿疑問，入住醫院有甚麼可怕？他也曾在醫院住過幾次，雖然是有點苦悶，也不至於需要大吵大鬧。

從雙親和兄長略為失常的表現，至健推敲，兄長的病情殊不簡單。這叫他擔心

又害怕。

終於，房內漸漸安靜下來。

至健抬頭，望著在母親懷中，情緒撫平後的哥哥，是那麽脆弱。空氣中的沉默，讓人窒息。至健閉上眼睛，將鬱悶的心情，告訴天父，一切喜怒哀樂，全交予祂，也將哥哥的命運，交予祂。

至聰入院時，臉色蒼白，呆滯的神情中帶著惶恐不安和厭惡感，護士同時感受到至聰對患病的恐懼和憤恨。相反，陪同而來的弟弟，卻掛著笑臉，逗得玩樂室中的小孩們非常開心，發出朗朗的笑聲。

護士望一望病床上木然的至聰，企圖打開話題，微笑向他說：「你弟弟很可愛！」豈料，對方板著臉，硬繃繃的說：「他有病，喜歡住醫院！」

病房內，趙氏夫婦和護士都嚇了一跳，面面相覷。詠珊急忙回頭，看看遠處的至健，他正拿著小布偶，哄小朋友。她捏一把汗。

「趙先生、趙太太，我先帶小朋友去做檢查。」護士說。

趙氏夫婦如獲打救，鬆一口氣。

「麻煩你了！」趙天寧說。

童詠珊彎下腰，溫柔地向兒子說：「爹地和媽咪在外面等你！」

「嗯！」

至聰連正眼也沒有看母親一下，冷冷的從鼻孔和喉嚨噴出一個字。

兒子冷漠的表現，如在詠珊胸口重擊一掌，足以馬上令五臟六腑碎裂，內出血致死。她全力頓時乏力，往後退一步，靠在丈夫身上。

護士熟練地推走病床，經過玩樂室，至健馬上放下布偶，走到哥哥身旁。

「哥哥，不用擔心，這裡的醫生叔叔和護士姐姐都很好的！」他滿腔熱誠鼓勵兄長。

至聰一臉冷傲，聽若罔聞。

至健望著病床逐漸遠去，忽然之間，覺得自己跟哥哥的距離拉遠了，不再是半小時出生時間的差距。哥哥有病的身體被推進了X光室，有病的心靈卻走進了一條看不到盡頭長廊。

經過驗血、X光、抽骨髓及腰椎穿刺檢查等一連串的检查和化驗，檢驗報告證實，至聰患的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聽到這個惡耗，趙氏夫婦難免憂慮，但童詠珊畢竟有一點醫學常識。

詠珊問：「你們會馬上為病人進行化學治療，對嗎？」

醫生點點頭。「沒錯！治療分四至五期，每期大約五天到十天不等。每一期治療相隔四至五星期，整個療程需時半年左右。」

詠珊補充：「你們還會為我們抽取骨髓，合適的話，移植骨髓是最有效的辦法。」
醫生安慰道：「是的！你們絕對不要太悲觀，這個病不是死症，治癒的機會有三至四成。」

「我們知道！」這次換了趙天寧回答。

兩夫婦十指緊扣，充滿信心。

「醫生，我們會完全配合你們的，請放心！」天寧保證。

「藥物的副作用很大，你們要有心理準備。」醫生解釋。



趙氏夫婦依舊面無懼色，懷著無比勇氣，投入戰事。

可是，這一場病，卻徹底將至聰打垮。身體狀況愈糟糕，他的心情隨著狂瀉。化療的副作用：噁心、嘔吐、沒有胃口、頭髮脫落、口腔黏膜潰爛等等等，將他折騰得不似人形。他變得脾氣暴躁，動輒亂擲東西。尤其是弟弟在他視線範圍出現時，他簡直像一頭被刺傷的狂牛，粗暴地四處亂撞。他甚至認為，這一場病應該是屬於弟弟的，祇有弟弟是弱者。

至健沒有因為兄長的野蠻行為和荒謬的想法而放棄，他堅持要協助兄長打贏這一仗。每當兄長辱罵他，他便會想起那一夜，夜深人靜時，窗外透來的微弱光線，他偷偷窺看哥哥，看到哥哥空洞的眼神，遙望著沒有焦點的距離。

那一刻，他恍然明白，哥哥所有無理的謾罵，全因失去了慣有的自信，對未來感到徬徨所致。為此，至健每晚跪在床邊，誠心誠意地禱告，求天父賜予力量，讓哥哥有堅忍的心，抵禦病魔。他深信，祇要驅走了病魔，他和哥哥的距離，便會回復正常。

情況卻未如想像般理想，壞消息接二連三。首先，報告證實，趙氏夫婦的骨髓

不適合移植；然後，至聰在進行化療後，癌細胞的數量仍未能受到控制。趙氏夫婦的信心指數跌至谷底，一籌莫展。

終於，醫生提出最後一個辦法。「可以讓你們的小兒子作骨髓檢查嗎？」
天寧和詠珊對望一眼，二人都有點猶豫。

「我知道你們擔心他年紀太小，如果不是沒有選擇，我不會提出來的！」醫生也語帶無奈。

詠珊向丈夫說：「我去問他！」

她走到玩樂室找至健，蹲下來，認真地向他解釋兄長的病情。

「你願意幫哥哥嗎？」詠珊補充：「會很痛，很辛苦啊！」

「我不怕，我要幫哥哥！」至健一字一字，清楚地表達。

「真的？」詠珊不敢相信。

「媽咪，現在就去吧！讓哥哥快點好起來！」至健拖著母親的手，催促她。

檢查的結果是好消息，詠珊第一時間將消息轉告至聰。



臥床的至聰感到難以置信，蒼白的兩片唇驚訝得不能合攏，淚水不自覺從眼眶滾下來。好一會，至聰才禮貌地提出要求。

「媽咪，我想見弟弟！」

童詠珊從未聽過大兒子這樣溫柔的聲調，登時大為感動。

「他在玩樂室，我帶你去！」

詠珊扶兒子坐到輪椅上，推他出去。

玩樂室內，笑聲喧天，十多名小孩子圍著至健在玩耍，眾人攆成一團。

從前，至聰討厭醫院，他不喜歡那股濃濃的消毒藥水味道，所以，他連帶討厭經常生病住院的弟弟。他不能理解，為甚麼弟弟生病住院時，仍能四處去逗樂，讓周遭的人喜悅歡笑。

此刻，他抹去心中的偏見，眼前目睹的，是一幅美麗的圖畫。

憤怒、悲傷、沮喪、自大，祇會蒙蔽事實的真相：祇有敞開心扉，才能為世間帶來希望。

遊玩之間，至健偶然抬頭，竟發現哥哥在玩樂室外。哥哥嘴角上那天使般的微

笑，很溫柔。

至健心裡，忽然感到一陣熾熱，暖烘烘。他凝望著門外的哥哥，感應著強而有力的心跳，這是他們兩兄弟之間，最貼近的距離。

聽
風
的
日
子



清脆的風鈴聲又響起，在屋內迴盪，良久不散。

皎潔的月色下，依麗獨自在陽台，盤膝坐在藤椅上，閉上眼睛，讓微風輕拂，拭過臉龐，傾聽風鈴奏起的樂章，沉醉著。

「咚——」

鉛管撞擊的聲音在縈迴。

「凱明，甚麼聲音？」坐在客廳另一角的依麗除下耳筒，輕輕將頭一側，用耳朵尋覓聲音的來源。

凱明連忙放下鉛管，走到妻子跟前，蹲下，握著她的手。「沒甚麼，我在造風鈴，你那天不是說，想要一個風鈴嗎？」

「買一個不就好了嗎？」依麗以纖細的指尖，輕觸凱明細緻修長的手指。「你的手怎麼能幹這種活？弄傷了怎麼辦？下個月你就要去巡迴演奏了！」

「沒事的！我會小心！」凝望著妻子空洞無神的雙眼，凱明不禁鼻子一酸，雙目泛紅。

「怎麼了？」依麗伸手撫摸凱明輪廓分明的臉龐。

「我沒事！」輕柔地將手按在依麗的小手上，移近唇邊，吻了一下。

「凱明，我雖然看不到，但你的喜怒哀樂，我都可以感受到。你最近瘦了很多！」依麗將頭埋在他的胸膛。「別再為我的事而自責了，好嗎？這是意外，你和我都不想發生的意外。」

意外？不是的，若不是他遲到，意外不會發生。

凱明用盡所有力氣，擁著妻子。

過了很久，很久，終於在她耳邊哽咽。「對不起！」

顫動的聲線和抽搐的身軀，是無盡的歉疚，是深切的愛。

「現在醫學昌明，你不用太絕望！」依麗安慰他。

凱明不語，祇是擁得她更緊。

丈夫異常激動的表现，實在令她害怕。「凱明……」

來不及說話，嘴巴已被兩片熱唇堵住。

依麗在丈夫的臂彎中，融化了。

「咚咚咚咚——」

長短不一的鉛管，與中心的圓形木塊碰撞，敲出高低抑揚的音韻。

「造好了，終於造好了！你聽？」凱明揚手一掃風鈴，然後跑到依麗身後，環抱著她。

「咚咚咚咚——」

水晶般晶瑩的音符飄盪空氣中。

金屬管子在燦爛的陽光下閃出耀目的光芒。

凱明將臉貼近妻子。「我明天就要走了，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有丁姑娘照顧我，你大可放心，專心你的表演吧！」她轉過身，以鼻尖尋找他的鼻尖。「每次風鈴被吹動，我就想你一遍。」

「不，風鈴響起，代表我從遠方為你送來祝福和思念。」他輕吻她鼻尖，憂傷地說：「對不起，剩下你一個人了！」

「你去工作嘛！」依麗咧出幸福的微笑。「真的不用擔心我，我會乖乖等你回來！」
「嗯！」凱明憐惜地望著妻子，也被她的喜悅所感染，嘴角微牽。

「你笑了，對不對？」

凱明驚訝不已。

「眼睛看不見，心思反而更明淨。原來很多事物是可以用心去感受的。」
眼前人的積極樂觀，讓凱明喝采驚嘆。

「記得定期覆診。」他叮囑。

「知道了！你也要小心身體，特別要注意飲食，你的腸胃最糟了！」

「是是是！」

二人互相嘮叨，摟作一團，煞是恩愛。

她不會忘記丈夫強而有力，充滿安全感的擁抱。

「咚——」

依麗以右手食指，輕按雪白的琴鍵，企圖打破一室默然。

距離動手術的日子愈近，她的心情愈沉重。

這樣重要的時刻，她需要丈夫的支持。偏偏他身處他鄉，遠水不能救近火。

依麗深深嘆氣。

在死寂的空氣中，連嘆息都特別長。

坐在客廳一角的丁姑娘也憂感起來，嘴巴卻說：「別太擔心，移植眼角膜手術的成功率超過八成。而且，方醫生是我們院中最出色的眼科醫生。」

「我知道，我祇是不習慣凱明不在身邊！」依麗老實說。

「別想太多了，早點休息吧！明天便要入院了！」丁姑娘半命令。

「可是我毫無睡意。」病人依然悶悶不樂。

「要不要喝杯熱牛奶？」看護提議。

依麗搖搖頭。

「不如我彈首歌給你聽！」丁姑娘忽然說。

「你會彈鋼琴？太好了！」她興奮得差點要歡呼。

丁姑娘坐到依麗旁邊，沉思了片刻，終於輕柔地奏起美妙的樂章。才彈了幾個音符，便聽出是蕭邦的「離別曲」。凱明臨行前的一晚，也彈奏了相同的一曲。

依麗聽得出了神，思緒飄得老遠。遠得連樂章奏畢，也毫不察覺。

丁姑娘端坐著，不敢輕舉妄動，默不作聲，靜觀變化。

「咚——」

一屋子靜默被風鈴聲打破。

聽到風鈴聲，病人的臉上再次綻放笑容。

看護暗自噓一口氣，放下心。

「滿意了，該睡覺了！」丁姑娘哄小孩似的。

她點點頭。

看護小心翼翼地扶起病人，向臥房前進。

「丁姑娘，謝謝你！」依麗輕握看護的手。

「謝甚麼？」看護莫名其妙。

「你彈琴給我聽！」

「水準還不及你先生的十分之一。」看護實話實說。

「凱明常說，感情比技巧重要。」

「那是因為他早已技巧卓絕。」接著又補充一句。「別忘了他是城中十大鋼琴家之一。」

「在我心裡，他祇不過是我的丈夫。」

「一個很疼惜你的丈夫。」丁姑娘由衷讚佩。

依麗笑而不語。

凱明的確是好丈夫，對她無微不至，尤其是意外發生之後……

「別想太多，快睡！」丁姑娘為依麗蓋被。

病人聽話，閤上雙眼。

「咚咚咚咚——」

大門還未推開，叮叮噹噹的風鈴聲已傳入耳。

依麗的心情有點興奮，因為她終於可以看到凱明親手造的風鈴。

她走到和暖的陽光下，隔著暗褐色的鏡片，抬頭細看懸在樑上的風鈴。

風鈴高尺許，八支直徑約一寸，長度不一的空心鉛管，繫於頂端的圓形木塊，圍成圈狀。八支鉛管中央處，又有一圓形木塊，用作撞擊鉛管。清脆的鈴聲悠然而生。

「咚咚咚咚——」

一陣微風掠過。

依麗帶著微笑，欣賞風鈴在半空中搖曳生姿。

「進來休息吧！不能太勞神呀！」丁姑娘在客廳呼喚。

依麗依依不捨離開和煦的陽台。

「還記得方醫生怎麼說？」看護問。

「所有規條，統統記得一清二楚，不敢遺漏！」表情認真。

「那就好。明天起，我不再二十四小時貼身侍候你了！」

「恐怕會有些不習慣呢！」依麗莞爾。

「時間的問題罷了！」丁姑娘語氣平靜。

依麗不置可否。她祇知道，此刻仍在惦掛丈夫。不知他何日回來？

望著陷入沉思的病人，丁姑娘心中滿是鬱結，糾葛難分。

遙望著擺動的風鈴，祈望上天給予她坦白的勇氣。

「咚咚咚咚——」

依麗以指尖撥弄風鈴。兩眼通紅的她，強忍著凝眶的淚水。

左手中的一紙信箋在抖動著。

親愛的依麗：

原諒我不辭而別，我實在是情非得已。

沒有想過，生活規律刻板的我，竟會患上胃癌。雖說當今醫學昌明，已屆末期

的我卻為時已晚，無藥可救。

世界上唯一讓我放心不下的，祇有你，尤其是意外後失明的你。你遇上意外，我實在難辭其咎，倘若那天我不是為了等候檢查報告而遲到，你便不會遇上意外的。如今，能讓你重見光明，總算是我對你的一點補償。

原諒我不能信守照顧你一輩子的諾言，但願死後，我能化成風，吹動風鈴，為你演奏美妙的樂章，伴在你左右。

永遠愛你。

凱明絕筆

「咚咚咚咚——」

依麗抬頭望向晃動的風鈴，一眨眼，淚珠滑落臉頰。

落淚的她沒有伸手拭去淚痕，靜靜地凝視著冷月下的風鈴，彷彿看到凱明微笑的臉。

他的笑容燦爛如昔，祇是臉尖了一點。

「他去的時候，辛苦嗎？」依麗突然回首問道，眼角仍閃著淚光。

方醫生和丁姑娘同時輕輕地搖頭，依麗釋然。

醫生還欲解釋，卻被依麗舉手阻止。「不必說，我都明白。」

她終於明白丈夫日漸消瘦的原因，更加明白丈夫的遺願。從今以後，她和凱明合而為一，她要堅強地活下去，不枉丈夫的苦心安排。

「咚咚咚咚——」

清脆的風鈴聲又響起，在屋內迴盪，良久不散。

皎潔的月色下，依麗獨自在陽台，盤膝坐在藤椅上，閉上眼睛，讓微風輕拂，拭過臉龐，傾聽風鈴奏起的樂章，沉醉著。

依麗彷彿感到丈夫輕撫她的臉。

在水晶般晶瑩的音符之中，凱明的氣息飄盪著。

